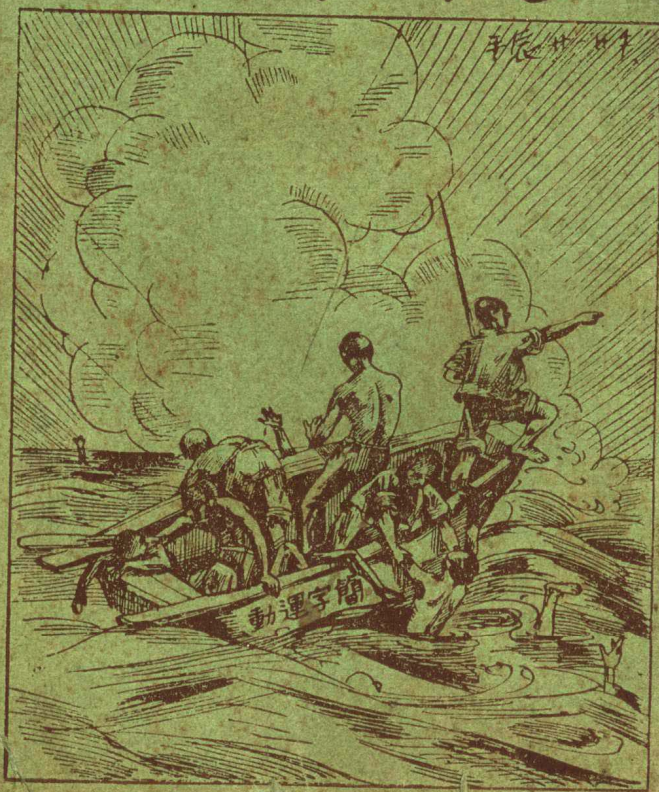


简字叢書別集

三十六志詩

陳光祿自題



陳光堉著

五言
俗體言

三十言志詩

簡字叢書別集

體俗言五
詩志言十三

有所權版

角三價定冊一全

著者：陳光堉

印行者：黃警頑

總經售處：作者書店

上海四馬路山東路東

印刷者：南國印刷所

分經售處：各大書局

版出月十年五十二國民

馮煥章先生惠助簡字三千元誌謝

中央委員馮煥章先生，平日熱心國民教育，提倡民衆識字，不遺餘力。且曾以個人之力，在華北各省先後倡辦民衆義務學校百餘處，歷年造就人才甚多，對於國家社會之貢獻亦至巨。民國二十年冬日，馮公隱居山西汾陽，閱及拙作簡字論集初編一書，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，頗爲同情。卽派員至北平相訪，並惠親筆長函，備言器重及贊助之意。後又贈款三千元，以爲研究之費。當時余與馮公尙無一面之緣，而公竟能毅然以巨款援助簡字，可見馮公爲人處事，只問其事是否與國家人民有益，不問其人爲如何。此種高風雅度，熱情厚誼，實爲從來所未有，亦爲千古之佳話。余研究簡字異文，鼓吹改進漢字，已有十年之久。只以生計與研究不能兼顧，至今尙少成績。自得馮公協助，拙作簡字論集大規模之書稿已粗具基礎。將來簡字運動如有成就，全國文盲如能澈除，實亦馮公之力所賜。茲謹具述梗概，以誌不忘，並申謝忱。

民國廿五年秋日，陳光堯敬啓。

李石曾先生命北平研究院津貼簡字誌謝

中央委員兼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 李石曾先生，爲學術界前輩，歷年培植之人材至多。余與 李公本不相識，于民國十六年冬日，無意中遇及 李公令侄，彼極力贊賞拙作簡字方案一稿，即自動以五元一千字之稿費，購作中法大學研究院之學術叢刊。（此稿方法尙待改良，然十年來余無暇修正，故至今尙未付印。）後來于十八年春間，我由滬棄職北歸，至冬日貧困不堪。李公聞之，即命由北平研究院按月送津貼一百元，前後二年共送二千四百元。此爲我生平最初所得之同情，而簡字事業之基礎，亦賴此樹立。使無 李公仗義成全，當日余之後果，困苦情形必更嚴重。故于銘感敬佩之餘，並此誌謝，藉舒寸衷。

民國廿五年秋日，陳光堯敬啓。

陳子光珪，字啓明，陝西漢中生人。幼習經史，長好西文，有國學爲根柢，而富維新之思想。少年移家北平，復遊學京津滬漢甚久，對南北各方之風俗語言，皆甚



熟悉。廿一歲任全國註冊局科員，廿三歲任國立北平研究院助理員，次年兼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文學部幹事。廿六歲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專門委員兼祕書等職。廿七

歲棄職返平，繼續研究其十年前所首倡之簡字。歷年著作甚多，其中簡字叢書六種，共數百萬言，關係我國家人民尤爲重要。廿五年秋日，黃警頑謹誌。

高夢旦先生平生熱心簡字運動，上為追悼高先生
之同人攝影。自右至左：1 高 魯，2 張菊生，



3 陳光珪，4 黃警頑，5 蔡周峻，6 李公樸，7 蔡
子民，8 王雲五。廿五年九月十三日，黃警頑誌。

蔡子民先生題詞

詩以言志本無取乎雕琢與堆垛唐人詩若
體有備而自傳之作老嫗解初必人人
皆爲名志之嘔心東野之苦吟也

陳光祚先生之詩簡要明通與世平日所研究
之簡字相稱誠出色當行之作也廿五年九月

十九日蔡元培題



光華先生：

頃接教以惠一切前寄之物，茲悉收到。唯此次收到論集一卷，詳看教通教佩之玉致者，教先生之苦心，誠為佩者。佩先生之勇往直前，至我國日開倒車之今日，為教人正在復古，正在保守，正在瞻舊，是循正在迷信神仙之際，而先生能打破一切，雖同始終，終始的進取，方便的途徑，實在于周處士致力職名，為兄也，誠難為兄也。祥。素之學識，唯決心堅一切舊的不合要用的戰鬥，凡其大多數人無利益，始為打破他剷除他，不留。

他澈底改造他為源泉普渡大衆有利

益有事福而後止並因所受之攻事

之聖馬品實不少但我心中頗覺快

慰也先生有此偉大之魄力有此創

造之精神想亦不免遭遇許多阻

難挫折之事尚望不畏艱險奮起

極大之勇氣向前幹去此事甚幸

百年之事業此事乃為大多數幸

福之事功至此經過之困難也甚勞

力馬其努力馬之善中何處應如何

處應如何處應如何處應如何處

無出身我甚個難也子雲不敢想只一

詞也其他尚有張致祥忙三歲極
願竭盡棉薄也此頌

道祺

馮玉祥 啓
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



光堯先生大鑒接

來書敬悉種切

尊事無論他人能否相助我一定要幫
助您到底請

放心不過我無很大力量耳希

諒之此覆順候

旅祺

馮玉祥 啓
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

漢中有奇人，落魄在江南。意氣貫六合，名利非所貪；但能維生計，野蔬亦自甘。

遭遇皆荆棘，嘔詩畫彩曇；深得窮通理，禍福互相含。天意我已會，人間留美談。

二十五年六月，吳經熊謹題于南京。

老友陳光堦先生，研究簡字多年，拋棄仕職，慘淡苦鬪，對社會不乏貢獻。在十年前曾經共事，即知陳君品性，潛心學問，他非所願。現在又有「三十言志萬言詩」一書刊行，字裏行間，更可見陳君之懷抱及爲人。特志數語，以申敬佩。

二十五年九月，奚玉書敬題于上海。

劉仁航先生題詞

余居滬數十年，得兩奇人：一爲尤惜陰居士，一則黃警頑交際博士。二君者，均今之墨道實行家，自苦而助人，永不言功者也。尤君近遠遊南洋。黃在滬，凡各社會及私人困難時，無巨細，必徒步風雨，奔走介紹，或以財以力以口舌，玉成人之事業焉。

陳光堯君，賦性特奇，于世人所競爭之權、利、性欲三者，均無所好。而發願造簡字，以普及民衆教育。中更挫折，非惟物質困難，卽精神慰藉亦感缺乏，乃發憤爲俗體萬言詩以述志。由黃君介紹，愚得而校讀之，歎爲特立獨行士也。而黃君復毅然出資印行其詩，期介紹陳君于社會，以博世之同情。嗚呼！黃君高行，真墨之徒也。余故書其事，以告世之有心人。

至陳詩體裁，欲得古詩之神，而出以俗語，乃今世所最需要者。余久試爲之，尙未能成功。此章亦作爲試驗之嚆矢，願與陳君更努力焉。

黃序

我生平好交友，倡互助，數十年來如一日。對於朋友中發奮有爲的青少年人，而又能精研專學者，更要深致敬畏之心：敬者敬其人格之偉大，畏者畏其來日之無窮。如敝屣富貴，潛心學問的陳光堯先生，便是我近年腦海中這種印象最深刻的一人。

我和陳君初次晤面，是今年春間，但我知道他的嘉言懿行已很早了。他是提倡簡字運動最勇敢的，且成績又最驚人的一位急先鋒。在十年前以前，國人對於漢字改革運動還不注意的時候，陳君以弱冠青年，便已見到風靡今日之簡字運動了。

就從民國十五年起，陳君便瘁心研究漢文簡字學。一方面並撰論文，在南北各報章雜誌上極力鼓吹簡字主張。例如十六年七月以後的語絲周刊，十七八年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，新聞報的學海，和當時的申報時報，二十二三年的論語半月刊，二十四年春夏間的北平各報，以及其他大小刊物數十種，幾乎無不連續載有他的簡字著作。這些論文，共約三十餘萬言，

已由他集爲簡字論集四冊，分別出版了。

因此，前後在國內造成好幾次極濃厚的簡字風氣，次次都是他的大作領頭，引起了無數的同情文字繼續討論。如十七年新聞報學海中的簡字討論，綿延兩月有餘；二十三年論語半月刊中的俗字討論，更達半年之久。直至引出二十四年夏間上海的手頭字，同年秋間教育部公佈的簡體字，這都是歷有報章史實可查的。所以我要說一句公平話，近十年來主張簡筆字的種種運動，其主動人還是陳君。

但是，每次的簡字風氣既已造成端緒之後，陳君便要隱身而退，既不與人爭名，又不自居其成。所以屢次掀動起來的簡字問題，在中途加入的許多討論的人，每每還不知道最初倡議簡字主張的是誰。卽此一端，便可見到陳君的簡字主張，博人同情之多，和他自己虛心研究，不求名利的學者態度。在數年前，全國著名的報界文豪，凌霄漢閣主徐彬彬先生，再三撰文譽揚陳君的著作，並稱他是中國的模範青年，這幾個字陳君當之實在無愧。

陳君的祖父雲門先生，是漢中最有名的巨富。自漢口沿漢水（亦稱襄河）而上，各大碼

頭都設了他家的銀號和堆棧。但不幸雲門先生年近而立，即先逝世。自陳君的父親曉耘先生（名穀）承家以來，便行俠好客，不吝千金一擲。凡一般富人所不爲者，曉耘先生必堅決爲之。所以不數十年光景，便將百萬巨資施捨一空。甚至後來自家質當爲生，還不忘記資助他人。從此看來，即今日陳君的摩頂利世，也是出自他家世傳的天性的了。

曉耘先生是前清的拔貢，民國後爲第一屆國會民黨參議員，後又護法廣東，歷任大元帥府參議等職。對金石書畫詩文篆刻無不精通，更能以醫名世，施藥救人。所以自舊國會同人，以及廣東帥府同人，幾無不震仰曉耘先生的氣節和藝術。在當時士林中，頗盛稱「南康北陳」一語，所謂康者，自然是康有爲，陳者，便是曉耘先生。近今要人如章太炎胡笠僧（已故）于右任王用賓焦易堂……諸公，皆極推重曉耘先生之書法。不過曉翁性極卓異，其輕裘人人可共，而墨跡則不望爲一般常人所知，故除幾個窮學生與至交外，幾無人可以問津。於此，更可知現在陳君的簡字注重實際，不務虛名，也是從來如此的。

陳君的簡字工作，於博人同情之外，先後得到國人實力援助的也很不少。就次序說，最

初有李石曾先生，於十六年，以五元一千字的代價，購去陳君的簡字方案原稿。後又命由國立北平研究院按月津貼，共約二千四百元。其次有馮煥章先生，與陳君本不相識，於廿年冬間，因讀到陳君由商務出版的簡字論集初編，即自汾陽派員走訪，並以三千元相助。又附親筆長函，備述敬愛欣慰之忱。再次有高夢旦王雲五兩先生，由商務印書館致送津貼千一百元，資助陳君研究一年。但據陳君言，商務爲書店，並非政府學術機關，此項津貼只可作爲借款，早晚仍必歸還，對商務美意絕對不肯接受。此亦可見其品格。

陳君既然得到三次補助，不知實情的人，或者以爲簡字問題，早就應該結束了。其實不然，因爲簡字在現在，還是草創時期，「筆路楷樓以啓山林」的工作至爲不易。而且陳君的簡字叢書六種，簡字計有八九萬個之多，根據註釋共有六百萬言之巨。以此巨稿，決非短時期與少數經費所能告成。現在陳君已經出版的，及已脫稿的簡字著作，約近百萬言。（詳見附錄。）其餘數百萬言之原稿，大部分都已寫出；但因根據和方法問題，雖易稿多次，仍不敢自信。大約再有兩三年工夫，如經費有辦法，則全書付刊，是毫無疑義的。